

这时期有对...
常...
作,所以...
用没有...
郭士自有郭士...
一切...
郭士自有郭士的...
一切...
郭士自有郭士的...
一切...

郭小川全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小川的散文

秋声...
秋声...
秋声...

高粱...
高粱...
高粱...

烽火...
烽火...
烽火...

晴...
晴...
晴...

天...
天...
天...

小...
小...
小...

电...
电...
电...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郭小川全集

4

【 小说
电影文学 】

GUOXIAOCHUANQUANJI

执行编辑：郭晓惠

编 辑：杜 惠 郭小林 郭岭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52年于武汉



五十年代初与电影《土地》创作组,右起第一人为作者



全家合影(1954年)

本卷说明

本卷分为二辑；第一辑收有作者发表和未发表的小说，及残篇7篇，其中《变乱》是这次在整理作者笔记本时新发现的；第二辑收有电影剧本一部（《土地》，未发表）和纪录片、艺术片的解说词或朗诵词，另有残篇2篇。电影文学部分的创作多为多人合作的。

本卷目录

小 说

端午节(山乡小记之一)·····	(3)
杜福(山乡小记之二)·····	(11)
王元夫妇·····	(20)
问病(附草稿)·····	(24)
在京津特别快车中·····	(32)
夜访·····	(36)
第一百张大字报·····	(43)
争吵以后·····	(49)
辛苦的一天·····	(55)
下山·····	(61)
三访山村·····	(74)
女子游击小组·····	(98)
残篇一 变乱·····	(124)
附:《变乱》中的人物与场面的“构思”·····	(199)
残篇二 元宵节,好热闹!·····	(205)
残篇三 坚持·····	(206)
残篇四 在严峻的日子里·····	(221)
残篇五·····	(223)

电影文学

土地	(227)
万象更新	(364)
第十个春天	(389)
东方红	(414)
军垦战歌	(418)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434)
残篇一 革命风云史	(457)

小 说

端午节*

(山乡小记之一)

诉苦大会上,农会主任刘福有就说过:“再呆几天,就是五月单五,今儿是诉苦会,大伙把苦水都倒出来,那天咱们过他个喜日,吃个团圆粽子。你们欢迎不欢迎呵?”到会的都说:“欢迎!”确实,这个节格外受欢迎,早已,穷人对年节,没大兴头,只有小孩点着手指头数日子,盼星星,盼月亮,今年大人也有了孩子的心气儿了。

五月节盼来了。农会早从户下拣来大黄米,小黄米,粽子叶,没有的户出柴火,柴火也没法打的,出人工。其实,人工倒不用摊,谁也挺心盛,过节前几天,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挤到王家大院凑热闹。王家大院原是地主王环的院子,屋里院里全挺宽敞,土地改革时候,把个老王环从山沟里抓回来崩了,他大儿子王炳章跑到县街去了。农会宽大了王环老伴和大儿媳,把羊倌住的三间西厢房也留给她们娘儿俩,上屋南屋就安了农会。这个节,团圆粽子的预备,也全在农会办,节临近了,人更多了,老娘们也不少,年青男子爱在女人堆里混,吵吵闹闹的逗她们乐。五月初四的晌午,人格外多,七手八脚地忙着包粽子,护地队长杨起,跟农会小组长李子江逗着玩,先是动嘴,后来就摔开了跤,一下子把泡米的大盆弄翻,米水撒了一地,急的人们鸣噢乱叫,农会主任听见,赶紧往屋跑,一看见这情形,脸可就绷起来,说:“你们真捣乱,这是大伙过节的米,要是你们家的米,保管你们舍不得!”两个年青人一声没敢言语,只顾爬到地下搂米,大伙憋不住乐,又不好乐,一劲噗哧,农

* 发表与否不详。此据手稿排印。

会主任走了，大伙又吵了一阵。杨起说：“人翻身，盆也翻了，掺上点土，吃了壮实。”女人们听了，又乐个没完没了。

晚上，贫农袁广媳妇去找杨起，杨起不在家，找到大院才找见了，农会正在开会，袁广媳妇把他叫出来，说：“我告诉你点事，今儿白天，你们在大院上屋包粽子，我从西屋窗底下过，听见婆婆问她媳妇：‘这是干嘛？叫儿撒欢的？’媳妇说：‘他们那伙子挣命呢，挣吧。’婆婆说：‘他们真兴呵！可得倚啦。’媳妇说：‘兴吧，不定那天碰上枪子儿呢！’我听了一会，也没搁心，回来越心思越不对劲儿，一定是骂咱们呢。我看这话有反意呀！是不是？”杨起说：“那可不行，反意大啦！明儿收拾收拾她们！”他转身就回到农会屋里去了。

杨起到会上一学说，好像火星落在叶子包柴火驮上，委员都火起来了。农会主任说：“你看，今儿我也说杨起几句，那是好意。人家这可不一样，她们恨不能把咱们这伙人个顶个传死！”农会组织王文信说：“听这话口，她们没死心，还想招合招合。”农会主任说：“庄稼人总是心软，都心思：把老头子崩啦，对她们娘们家，何必赶尽杀绝！她们可还想反过手，给咱们一扫帚。”中队长丁正说：“要依我，早就给她们一人烫一个眼，叫她们回老家去，你叫她们死心，人不死，心就死啦？”杨起说：“我看也别留她们啦，祸害！”委员们都不住点头说对。农会主任说：“这人崩不崩，咱们农会委员的话不算数，先得问群众，还得区里批准。其实，我看：豪横人是灰人惯的，你治她几回就老实啦，也不一定个个都整死。”农会组织说：“就是整死，明儿也不整，明儿是喜幸日子，大伙得好好乐一乐！”杨起说：“那咱们也得把她们撵出去，她们有什么资格跟咱们住在一块。再说，农会里头，住这么两个人，也不方便，挡不住要特务特务咱们呢！”农会主任说：“这话有理，明儿是喜幸日子，更不能叫她们在这院呆着，早已，过年过节的，穷人的一只脚指头也不敢触进来呀！”大伙说好，就算通过，接着，又商量别的事儿了。

五月节的早上，好热闹，刚东方亮，野地的人，就多啦。大人孩

子勒艾蒿的，一拨又一拨。艾蒿拿回家，插到大门的门上坎，太阳也就照进门来了。王家大院门上坎，每人给插上一根艾蒿，一股子艾蒿味，真好闻。

王家大院的八盘炕，烟囱都冒着烟。孩子和家雀的吵闹声混在一起，屋里煮粽子的锅也响，灶火也响。一会儿，院子里人也来满了，只有农会委员们来晚了一些，昨晚上，他们的会开的很长。

农会主任喊了几声“注意”，吵闹止住了。他说：“有件事儿跟大家发表：昨晌午，杨起跟李子江闹着玩。把泡粽子米的大盆弄翻了，大家不是鸣噢喊叫一阵？这会儿，人家王家婆婆媳妇倒不高兴了，说‘这伙子是挣命呢，不定那天碰上枪子儿呢’。你们说是不是有反意？昨儿农会‘参考’一回，今儿是喜幸日子，把她们娘儿俩撵出去好不好？”贫农何老头说：“依我说，咱们先吃粽子，叫她们馋着，馋她们一顿再撵，她们年年馋咱们，咱们这回要报复报复。”大伙嚷起来：“对，馋馋她们。”农会组织说：“那也不好，今儿是喜幸日子，闹两个臭娘们哭哭嚎嚎的……”杨起说：“我看群众的意见对，她们越哭咱们才越喜幸！”大伙说“对……”

其实西厢房那两个娘们儿，早就哭起来，越哭越伤心，竟哭出了声音。院里的人都听清楚了，有人说：“她们要哭，叫她们到外边哭来！”随后就进去两个年青的，给抓出来，媳妇还硬一些，婆婆哭的简直念道起来，拉着长声，也摸不清她说些什么。中队长气急了，大声说：“你们哭，再哭我砸死你们。”这一吓唬，她们真就不敢叫唤了，抽搭着，擦眼泪。

袁广媳妇说：“看你们哭的那股劲儿，你们不是叫人家碰枪子儿来吗？你们的能耐呢？你当人家可怜你哪？真也好意思！”七十多岁的中农老赵福德指点着她们说：“你们这两个死娘们儿，真不识抬举，你们老头子叫大伙崩了，一点也不屈呀，你们做的事几个死儿都够啦！大家留下你们两个，还给你们留下二斗米、三间房、一亩二分地，高桌板凳，家三伙四，够你们过的，哪样对不起你们

呀？好心换了驴肝肺，你们还叫人吗？”女人们杂乱地嚷着：“什么人哪，一点人性也没有。”都邪[斜]稜[陵]着眼睛，看着那两个女人。她俩低着头，站在那儿掉眼泪。

农会主任张大嗓子说：“不用搭理她们啦，过咱们的节吧！吃咱们的团圆粽子吧！”人们又乱了一阵，收拾桌子的，搬凳子的，端粽子盆的，过来过去，好像蚂蚁搬家似的。人太多了，预备好的三十五桌都挤得满登登的。

贫农于风和坐在院当间的桌上，拿起粽子，眼泪就落下来了。他说：“今儿是喜幸日子，我不想说，可是，不说心里头实在难受。”他用黑手背抹一抹眼泪，“头年，八路军往西面一退，我们可就算掉了井啦。我跟中队长晃悠了几天，饿得难受！回来吧，一进家就叫老王环把我弄去了，他这老东西一盅一盅的喝着酒，大媳妇端上一盘爆羊肉，他算自在上了。我进屋，他连眼皮都不抬，巴哒，喝口酒，巴哒，喝口酒，我一声也不敢言语，垂手立站的呆着，等他自在完了，说话啦：‘你们这些庄稼人，一点知识也没有，闹清算，闹斗争，你们懂得什么叫清算哪，叫斗争哪！八路军兴什么，你们闹什么，这回八路军倒啦，你们也跟他们倒呵！没那骨头。你们八路爹走啦，你就得孝敬孝敬王爷爷啦。告诉你，限你三天限司，把文书给我送回来，清算那三石米，给我五石米，咱们算完事，我也不往官场送你了，我懒得跟你制气。要不呀，叫你脑袋搬家。’我听他这话，把我的心都气炸了，咱这老实头子，话也说不上去，我心想：民国十九年我一百五十块钱典他的地，康德八年他一百五十块满洲票就赎了，把我闹个臀眼毛光。我清算他三石米，也不算额外生枝呀！这回要我两石利钱，地也白揍守了，这真没人活的路了。他冷丁把桌子一拍：‘你死啦！你说你拿不拿吧！别装孙子！’我吓的身上直哆嗦，我说：‘拿是拿呀，文书便宜，米可得容我几天限司。’他不容分说，拿起酒壶，就往我摔：‘杂种俺的，你的命都在我手心上呢，你扎刺！’我吓糊涂了，回首叫跑了，刚跑出大门，他大小子把我

追上，弄根大牛缰绳把我捆上，要往乡公所送，我好个央告，多亏大伙说情，给他借了五石米，算放开了我。从此我算不敢在家了，一直跑到这回八路军回来。我这些话，诉苦大会那天我还不大敢说，心里还怕，今儿我是不怕了，反正就是干吧。可是，一想起来，心里还难受……”他长出一口气，又呜呜地哭起来，他一哭，女人们也跟着掉起眼泪来了。

农会组织说：“咱们别哭，咱们一哭，人家可就乐了。咱们还是吃吧。”于凤和的桌上，大家都劝他：“你快歇会吧，缓缓气再吃。”“还是往宽处想，往后咱们就得底啦！”“老王环总算叫咱们崩啦，也给你报仇了。”……

护地队员小结巴袁善林说：“于凤和大……叔，你别……那么……心窄，你们跟我我学，人……家都管我叫‘不……知愁’，……我比你为难还大……吧？”平常，袁善林一说话，大伙就乐，第一笑他的结巴，越急越不上来；第二笑他说话有趣，什么话叫他一说，就格外热闹；第三笑他办什么事也比人家新鲜，好像有点傻，其实他比谁都精。现在，他只这两句就把大家的心说得轻快不少。他接着说：“老王环……把你……看成小小子……辈，我……这还在……孙孙子……辈上哪！我给……他扛三……年长活，谁也知……道，头……一个长活……是……他们……逼……死的，别人说：‘你受不了，别……摸阎王鼻子！’我说：‘我……不听邪，死一回也……不要紧，反正……死不了二回。’嘿，这三年，我……身上的土都叫他们给……打打……干净啦。老头子，腿……脚不灵……了，后劲没啦，打的还‘舒服’，少爷的耳瓜子……火燎燎的，难搦呵！”大伙禁不住就乐起来了。“别乐，好的还在后头哪！干到四年头上，……我妈死啦……我说：‘我……不干……啦，我们……家没人啦，连饭都……没人揍，我爹上岁数啦，我回去……打短挣着过吧。’他也愿意，我白给他揍一个月活，他一个大[子]也没给，咱也不敢要，就算完了。谁知道，你离……开他家，他……还找寻你，康

德九年，他……家丢一个小箩，也巧，正赶……那天……我爹去……一趟，王炳章……就赖上他了，硬叫我爹赔，我说：‘他……老实一辈子，没干过那事’，我爹也急的直起誓发愿，炳章那时候正当……自……卫团长，他叫团员把……我爹押到禁闭室里头，……打了三回，没治，我爹承认赔……箩，我赶紧……托人说和请客，买了新箩赔了，又赔了不是，才把我爹放回来，他……老人家……想不开……三个多月功夫，就憋屈死啦。他们……知道我要报……仇，总想把我治死，我……也滑，一个人成天……不照面，这回事，我也没提，头年八路军一来，我兴啦，我……怎么想算要他的命，他们爷俩……比兔子还滑，早跑啦，我见他不回来，我也……不发表，虽说我头年当了几天小队队员，我也没清算他，我不要东西，只……要命。他们回来，可又……把我收拾一顿，抓住就是一顿好揍，问……我：‘你当小队打算打谁？’我……说：‘打……贼！’老头子说：‘放屁’，照我肋上就是一棒子。今年，我一抓住那……老王八头，我也……上去就踹他一脚，崩……他时候，我又揍他两个耳光子，我要把他……小小子捞着，我……照样来一遍……你……们说行不行？”大伙说：“行！”“你心宽敞，有你的！”人们又跟于凤和说：“你也要跟结巴学，看人家，真是好样的！”于凤和也裂开嘴呲乐了。

农会主任说：“对，咱们今儿还是乐一乐呀！中队长，你唱一段吧！”大伙应和着说：“唱一段吧！”中队长站起来说：“有娘儿们在，我张不开嘴！”女人们说：“你真脸皮薄，比城墙都薄二分！”中队长刚唱梆子走雪山第一句。杨起说：“不要唱苦戏，来个喜幸的！”妇女主任刘大嫂说：“叫他把他的苦事也说说吧。”中队长把小褂一脱说：“我的苦叫我的脊梁诉吧。我是叫王大爷跟他大小子报告的，头年腊月押了二十多天，挨了一顿烙铁烙，烙的疤还有。”女人们马上都皱起眉来说：“你看——”他又说：“我也唱不出来，还是说个事吧！你们说，今儿吃团圆粽子，大伙心齐不心齐？”大伙说：“心齐

啦!”“心齐,可是还有当走狗的,我们中队部调查出来,王老头子前些日子,在南山躲着时候,还有人送饭,报信,要没他,咱们早就抓住啦。这要是放跑了,是不是大家的祸害?王炳章跑进街,也是他给送走的,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大伙大声地说:“把他揪出来!揪出来!”中队长说:“南沟的马洪喜,你站出来!”马洪喜站起来,脸吓得腊渣黄。中队长说:“你干没干?”马洪喜支吾地说:“我……”大伙说:“你坦白,不说,没你的好!”年青的都站起来了,瞅着他。马洪喜说:“有那么回事,有……我不……”杨起说:“你真不要脸,坦白好了,饶你,不坦白,要你的命!”马洪喜眼睛像耗子似的,向大家望一望。大伙说:“快说,别装相!”马洪喜说:“我说,我说……”人们没功夫等他了,一劲喊:“把他看起来,他没资格吃团圆粽子!”“滚出去!”中队长说:“对,以后慢慢问他。”护地队员们就把他押出大门去了。老赵福德有副好嗓子,攒足劲叫:“你们大伙看见了没有?王大爷完场了,当狗腿子没好,你们齐心不齐心?”大伙说:“齐心!”老赵福德喊:“害群之马一个也不能留!”大伙也举起拳头喊:“害群之马一个也不能留!”

农会主任说:“大伙坐下,消停停的吃粽子吧!本来,这个事今儿不打算发表,区上说,狗腿子都要坦白,马洪喜也叫他坦坦白,别的人也都能坦白,大伙吃完粽子再好好寻思寻思,一个半个的,还挡不住有!”

袁广媳妇说:“我看,这两个娘们,也该叫她们滚出去啦!别叫她们像个人叫[似]的占那块地方了!”大伙说:“对……叫她们滚吧!”

婆婆和儿媳妇低着头,走出大门口。

太阳红熹熹[糖糖]的,有点热了。农会组织从屋里拿出一籽点着了的香,一个香炉,摆在地当心的桌上,双手把香举一举,回头说:“今儿咱也不用烧香上供啦,大伙烧一炉吧,以后咱们的心都像这籽香一样,亮堂堂的,一个心!咱们的江山就坐稳了。人心齐,